



99种叙述 一个杀手

兰德华

《风格练习》



[法]雷蒙·格诺著 袁筱一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法国作家、诗人和剧作家雷蒙·格诺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首版于1947年。这本书以99种不同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公共汽车上，有个年轻男子，衣着外貌有些夸张，与人发生争执，但很快就离开原地抢了一个空座；之后不久，他又出现在圣拉萨尔火车站，与另一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在讨论外套上衣扣的事情。

1949年，《风格练习》首次被改编成戏剧，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红玫瑰酒馆上演。1954年被改编成歌曲，在布鲁塞尔的口袋剧场演出。1980年再次被改编成戏剧，在蒙帕纳斯剧院演出，并在法国电视三台播放。21世纪以来，新的改编剧目每年都上演，还产生了各种语言的变体和滑稽模仿，在文学杂志和互联网上流传。

他从巴赫《赋格曲的艺术》获得灵感而创作的《风格练习》，该书的问世，奠定了格诺“实验小说家”的地位。1951年成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

《怪诞故事集》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编 唐江 马小漠 仲召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本书由意大利记者、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编选并撰写序言，收录霍夫曼《沙人》、爱伦·坡《泄密的心》、史蒂文森《瓶妖》和H.G.威尔斯《盲人国》等经典，更收录了经典作家被人忽视的怪诞杰作，如巴尔扎克《不老药》、果戈理《鼻子》、安徒生《影子》、列斯科夫《无耻之徒》、亨利·詹姆斯《朋友的朋友》等。

怪诞故事是19世纪颇具特色的叙事文学作品，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学题材，因为它向我们表达了很多有关个体和集体内心符号的东西。本书收录26篇故事是卡尔维诺的“文学私藏”，每篇故事附有卡尔维诺的精彩导读。不管你信不信魔法，都会在日常表象下发现另一个世界。

《一个被出卖的凶手》



[英]格雷厄姆·格林著 傅惟慈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是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自幼在仇恨中长大的杀手莱文，受雇暗杀一位官员。暗杀成功后，他却遭人栽赃陷害，被警方追捕。孤身一人，他的莱文在寻找幕后指使人时，意外遇到了善良的安。因为她的出现，让原本对世界充满仇恨的他，开始渴望得到他人的爱和信任。

莱文身上有着某种堕落天使的性格，是一个正义的反叛者……他与《权力与荣耀》《布赖顿棒糖》里的主人公同属于一个痛苦和负疾的世界。

吊诡的是，他虽一生未获诺奖，却被一众诺贝尔获得者马尔克斯、福克纳、V.S.奈保尔、J.M.库切、威廉·戈尔丁、马里奥·略萨视为精神偶像和导师。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拉尔斯·福塞特说：“未授予格林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我牙齿的故事》



[墨西哥]瓦莱丽娅·路易塞利著 郑楠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讲述了世上最好的拍卖师古斯塔沃和他牙齿的故事。这是一部关于“我”的收藏品、它们独有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作品。“我”口吐珠玑，用一个个亦真亦假的故事赋予我的收藏品新的价值，直到有一天，“我”的儿子夺走了“我”最珍爱的梦露牙齿并把“我”囚禁在一个艺术馆的展厅中。随后有一天“我”遇到了佛拉金，请他为“我”立传。而“我们”便干起了从艺术馆偷窃小件物品的勾当，“我”现学现卖，用那些物件背后的故事给他传授起了艺术收藏的课程。

很难想象，这个才华横溢的墨西哥作家是个80后。被誉为当代拉美文学最具潜力的新星，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的文学继承人。书中拍卖师古斯塔沃用一个个精巧的虚构故事解说那些拍品牙齿背后的“身世”。巧舌如簧、口若悬河的表层下直指故事的本质乃至写作的本质。

谢有顺：成为小说家，首先要“靠谱儿”



贾平凹还说：“他的才华是贯通的，通文学，亦通人世。《成为小说家》五篇演讲，对小说写作的理解，如此精细、详备、透彻。我不止一次听作家们说，谢有顺是真正懂写作的甘苦和秘密的，读他的书，对自己的写作有很大的启发，很多评论家谈文学，似知其门而未知其奥，但谢有顺积之厚则发之深，广议博考，卓然成家。能让作家敬重的评论家不多，他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位。”

当代作家过度地迷恋“虚构”

谢有顺发现这一二十年来，作家们都过度地迷信“虚构”一词。他说，“想象和虚构当然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才能、基础，但是如果你以为小说写作就靠想象和虚构，这种理解肯定是有偏差的，因为除了想象和虚构，比如说实证，比如说细节的雕刻，这些也很重要。有些东西是靠想象，但想象要有根基，要可以被审核，被还原。”

他举例说，现在很多人写历史小说，动不动就让主人公带一千银子上路。一千两银子有多重？能不能带得动？凭着所写人物的家境与身份，他能不能出得起这一千两银子？这些问题统统被忽略了。除此之外，作者甚至也不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买一匹马、买一个丫鬟要多少钱。如果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吃穿用度没有足够的了解，一写就会露馅儿。

“任何一个作家都要有自己的写作根据，要找到一个最熟悉、用情最深，同时也最了解的地方去进行创作，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任何题材。”谢有顺强调，很多作家的写作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写作的抱负，而是在于没有看到自己写作的限制，懂得限制自己的作家才是聪明的。“把自己集中在一个地方，磨得足够尖锐，这样慢慢地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小说家阿乙觉得，这种对物质和实证的强调是谢有顺身上闪闪发光的地方。阿乙说，物质和实证是写作里面最基础的东西，但是，现在大多数文学青年，受自己理想的驱使，或者因为看到某一部外国小说感觉很兴奋，他觉得自己马上就可以上手仿制了。

徐则臣也十分赞同“实证”这个观点，他以余华为例，其中写到了男人隆胸、处女大赛，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是不真实的，但余华却能举出事件的

新闻出处。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虚构的，但人物早起来变成一个虫子后，他的所有逻辑、所有情感却都是可信的。

“作家和读者之间是有契约的，读者之所以还愿意看下去，是因为相信作家讲的是真的。一旦读者认为作家讲的是假的，就不看了。一部作品要赢得读者的信任。这个信任不是凭空来的，是一个个细节、一个个词语累计起来。所以，但凡一个好的作家，他绝对不会随意地对待笔下的某个词，或者某个细节。”谢有顺在多次演讲中强调“实证”的重要性。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如果说写俗生活的层面上来比较，苏青的一些作品写得很清晰，但为什么苏青的地位没有张爱玲高？

谢有顺在张爱玲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后又加了四个字——“望远皆悲”，一方面追求眼前的俗世幸福，另一方面又觉得只要看远一点，人生不过是悲凉而已。也因此，张爱玲与同时代的苏青相比，多了一层从实到虚、从俗世到虚无的心灵深度。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又以鲁迅为代表，而不是以张爱玲呢？

这是因为鲁迅的精神体量、格局、深度，都要比同时代作家更好。张爱玲的写作角度还是站在房间里看看，人是在房间里行动和感受的；而鲁迅的作品是把人放在天地间，强调我们在天地间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如何坚持。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写作除了要把实证的一面做好，还是要有心灵的深度、有对灵魂的探索，并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

“我经常在看一些西方的小说、电影，发现他们在讲一个好看故事的同时，都在思索人类的命运。前两年我看《星际穿越》发现，即便是好莱坞商业电影，但导演依然在思考我们的灵魂如何得到拯救。而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欠缺的就是这样有力度、有深度的思考力，匮乏分享更大精神性主题，解读更深入在冲突的雄心。”谢有顺直指当代文学创作的痛处。

谢有顺总结小说家的才能，认为在经验、观察和想象三方面，还要加上思考。“小说家除了讲好一个故事，还要思考好一个故事，除了塑造好一个人物，还要塑造好一个人物的命运，以及人物的命运往往何处走。多一些思考，作品背后的灵魂就不会那么浅。”

(漫画赵春青)

●问答精华●

读者：当代小说应如何重新认识和使用历史文献和叙事方式？

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发生是受翻译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的影响的。应该说20世纪以来，中国的小说绝大多数是吃“洋奶”长大的。如今比较活跃的作家，他们精神的源头、小说叙事的学习对象多是西方小说。

但是这几年来，有一个新的迹象：大家在思考如何重新认识和使用传统的叙事资源。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直接套用章回体的这种叙事模式。又比如先锋小说家格非，在2003年写的《人面桃花》中，影响他最多的可能不再是过去的普鲁克斯，那些话语、那些诗词，至少在语言和精神气息上他在有意地回归传统。

一个经过现代叙事艺术训练的人，再回到传统，绝不会是简单照搬传统。一个作家面对的世界，包括我们所说的传统，我们不应该那么狭窄的来理解。

读者：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之间的界限在哪儿？

谢有顺：其实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非虚构里面也有很多用虚构的手法，虚构可能也有真实的基础。

非虚构文学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话题？是因为非虚构写作的行动力和话题性契合了当下的情绪。普通的读者，相当时对文学的不满主要在于当下我们切实相关的问题，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得到真实的回应。非虚构满足了读者方面的需要，它面对问题很真实、很当下、很具体，甚至很尖锐。比如打工问题、迁徙问题，都频繁地出现在非虚构作家的笔下。坦率地讲，一些非虚构的作品很粗糙，但它依然很重要。作家固然可以活在自己的想象和虚构里面，但是在你想象和虚构里，如何跟现实对话，和真实的人生对话，和当下一些紧迫的问题对话，是需要思考的。

谢有顺总结小说家的才能，认为在经验、观察和想象三方面，还要加上思考。“小说家除了讲好一个故事，还要思考好一个故事，除了塑造好一个人物，还要塑造好一个人物的命运，以及人物的命运往往何处走。多一些思考，作品背后的灵魂就不会那么浅。”

(漫画赵春青)

“文抄公”的前世今生

刘颖余

有道是，“自古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话出处已不可考，我想其本意是自嘲——写文章免不了要借鉴、参考别人，思想、表达、谋篇布局均可模仿，但完全抄袭、剪贴，全部拿来或改头换面，署上自己名字，却万万不可。那与剽窃无异，当然应予谴责，并让其承担相应代价。

文章抄袭之风，自古有之，于今为盛。有人就戏仿《陋室铭》，可谓绘声绘色：“才不在于高，抄抄就行，学不在于深，改改则灵，斯虽陋术，唯君独精。面对参考作，心想鬼窍门。报刊知多少，责编有几人？只需动几字，换个名。无创作之劳苦，有名利之收成。越抄胆越大，愈混路越精。读者云：‘熟哉此文！’”

有趣的是，此作也是仿写，但我们却不敢说它是抄袭《陋室铭》，原因很简单，它至少有再创造。可见“抄”有境界之别。自古，有关“抄”的雅事不少。唐人皎然曾将偷诗行为分为“偷语”“偷意”“偷势”三重境界，由此可知古人“偷”诗之普遍，全在乎会偷不会偷。黄庭坚代表作《南轩十绝》，人称“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

易”。林逋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也是化自江为的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还有六祖慧能著名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借语神秀：“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堪称千古佳话。

可见，借鉴性、再创造的“抄”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是文字写作者间的一种风雅的交流。所谓“一字之师”，抄者固然高妙，被抄者亦欣然，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舞蹈，能推动文化的创造和繁盛，让我们充分领略中文写作的美妙与玄奥。

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抄公”当属周作人。他的文章，常常大段大段引用别人的文字，为此还创造出一种“文抄公体”，也曾招致不少批评，但周作人并不介怀，显示出他在文本选择上的自信。原因同样是由于，他在“抄”书的同时，加入了个人的思考以及对于现实的关怀。再加上他独有的文字魅力和学识素养，即使“抄”书也抄得很有型。这样的“文抄公”看似让人羡慕，但却不是谁都可以当得了的。

我们自然不能奢望，今天的“文抄公”们也像周作人那么有型，相反，他们饥不择食，吃相相当难看。最耸人听闻的一则旧闻是，3年前，华中农业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老师李厚刚，在自己的QQ空间上爆料，他所授的这门课，有91名学生因为抄袭拿了0分，其中2名学生竟然原文照抄小学生的读书笔记范文。

天才骄子尚且如此，其他写作者抄袭之风，也大体可想而知。譬如，我前两天被拉进一个编辑群，没想到建群首日引起热议的竟是一位被指名点姓的著名“文抄公”，一位编辑提醒大家小心此文贼，竟引起不少共鸣。还有人贴出此“文抄公”和原作者之间的辩论纪录，其振振有词不遑多让之势竟让原作者“汗颜”，真的不由得感叹：这世道人心，怎么会这样？

有关“文抄公”，最新的一则新闻无疑是两位网络大V的互撕。六神磊磊痛陈，“作为写作者，常常被强行‘拿走’标题、创意甚至原文，找上门去对方却驳斥说此乃‘借鉴’。”而周冲则强硬回应，称“没有抄袭，更没有剽窃”，并直接出示法律意见书以证清白。周冲到底有没有抄袭，吃瓜群众说不清楚，也没那么多闲工夫去认证，但却再次引发了舆论对“洗稿”的关注和议论。

“洗稿”是个什么鬼？网上的普遍说法是，通过抄袭文的创意、逻辑大致结构，然后组织语言写一篇内容相同，文字大同小异的文章。说白了，“洗稿”就是对别人的原创内容进行篡改、删减，使其好像面目

季风再来，或许只是一种奢望

本报记者 陈俊宇

1月31日晚，上海季风书园关张。

去年4月23日，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季风书园现任总经理于淼宣布书店合约期满将停止营业时说，“我们只是希望，以一种从容的心态、优雅的姿态，和上海的世界说告别。”

漫长的道别，也不得不面对最后的夜晚。由于季风书园的租借方上海图书馆“恰巧”决定检修电路，被迫停电。书店点起了蜡烛，在烛光中，前来的读者唱起了歌。这场告别仪式，吊诡、浪漫也悲情。

从1997年，季风第一家店算起，刚好二十载。二十一岁老人在老去，一代人在成长。鼎盛时期，季风有8家门店在上海开业。此后起起落落，一家家关闭，并没有预想的在变好。

在独立书店有所发展的年代，北京的万圣、上海的季风以及南京的先锋，曾是三角鼎力的城市文化地标。季风不在了，这算得上一桩不小的文化事件，在公共舆论场激起一点涟漪，就过去了。第二天，这世界如常运转。

季风书园租借的是上海图书馆的地下场地，上图决定不再续约，季风又没有能力在上海高价租下别的场地，只好选择关门。按照商业法则，这自然无可厚非。然而，独立书店承载的精神意义，其实远大于商业价值。所以，我们有理由发出疑问，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容下这样一家充满人文

情怀的书店呢？

这背后还有更多的发问，为何要挽留独立书店，它们的意义何在？

在2016年第二届华文领读者大奖颁奖典礼上，季风书园获得了华文领读者·阅读组织奖。组委会撰写的颁奖词不妨可以回答“意义”一问：20年来，季风书园坚守有价值的阅读，心无旁骛地营造了具有思维维度的文化空间，力图以人文精神滋养社会未来，通过办讲座、读书会、文化节等活动，走入社区和企业，走进山区和学校，致力于将自身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宽广的公共文化平台，以书店为阅读原点，让人与书、人与人、思想与思想、声音与声音，在陌生化的都市里相遇，无愧为上海的文化地标。

“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这是季风秉持的理念与基调。在社会发展浪潮中，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时代潮起潮落，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艰难的。艰难的理由，除了来自经济压力，还有很多讳莫如深。但也正是因为艰难，才会显得更为重要，更为

弥足珍贵。

在告别季风，有很多告别的文章，有一篇的作者来自内陆小城，他成长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后来走出小城到外面读书，毕业后进入季风工作。他说，是季风治愈了他的苦闷，“我受益于这里太多，像滴水一样，终于在这里汇入了时代的普遍精神中，这家书店雄辩地向我证明，你所想象的一切都是存在的，一个自由人，虽然不是无所不能，但总是能做成一点事情的。”

多好啊，一颗种子就这样落地了，破土成长。

有人说，季风会在这个季节消失，也会在来的季节再来。会来吗？出现一个季风有多不容易，让它消失有多简单。毕竟时下，还是有多少家漂亮的、高大上的、适合拍照的实体书店，不以“独立”为立场，热热闹闹地存在于繁华之中。

我悲观地以为，季风再来，这可能是一种奢望吧。但是，我也得坚信，文化自有其抵御随波逐流的力量和超越艰难的韧性。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首批签约作品多是传播正能量，围绕北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题材作品。



上海季风书园一角

资料图片

“西湖诗情暖京华”活动举行

本报讯 目前，由浙报集团北京分社、杭州上城区文化局理事会主办的“西湖诗